

<<花之庆次>>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花之庆次>>

13位ISBN编号：9787229005030

10位ISBN编号：7229005035

出版时间：2009-6

出版时间：重庆出版社

作者：隆庆一郎

页数：325

字数：388000

译者：吉川明静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花之庆次>>

前言

写在《花之庆次》之前—— 日文小说的翻译，一向是件困难的事。

虽然我们总是说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又都是汉字文化圈内的一员，可两国在文化上的差异，却往往比想象中要大上许多。

事实上，日文翻译的难度，比起欧美语系文学作品来说不遑多让，甚至有所过之。

日本文化中固有的那种清浅、平淡的风格，已经深深地渗透进了日文的骨髓之中，远如井原西鹤、曲亭马琴，近如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均概莫能外。

他们的文笔各有千秋，却总有一种特有的味道萦绕在不同风格的著作之间，让人一眼望去，便知出自日本作家手笔，几乎可称为文化血统。

若想在把日文转译到中文的时候，保留这一种“味道”，并不容易。

钱锺书在讨论林纤的翻译时，曾明确对翻译提出一个要求：“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

这个标准是相当高的，尤其对日本文学来说尤其显著。

许多译者因为中日文化的传承关系，而武断地认为可以直接取申土风格强行嫁接，浑然不觉两者之间的差异，以致丧失了本有的风格与味道。

如丰子恺所译的《源氏物语》，文字颇为流畅，确实不错。

但我个人的感觉，总有一种看《三言二拍》的错觉，缺少日本平安朝的那种特有的“平安风”韵味。所以周作人批评此译本“喜用俗恶成语”。

<<花之庆次>>

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时代小说，虽然其中也错综交织着大量史实与真实历史人物，内容毕竟属于七实三虚，前田庆次这一形象的成功塑造，离不开小说原作者隆庆一郎呕心沥血的拳拳创作。

隆庆一郎在中国的知名度不如司马辽太郎、井上靖、山冈庄八等知名历史小说家，或许当归过于他的大器晚成和日后的急逝。

隆庆一郎本是影视剧本作家，作为小说家发表处女作《吉原御免状》是在1984年（61岁），这本交织着诸多历史谜团的小说一问世便博得了广泛的好评。

隆庆一郎与其他历史小说家最大的风格特点区别在于两点：一是在人物尤其是庶民生活的描写上非常细致秀逸；二是爱以史料为基础来展开对历史真相天巴行空的想象。

其代表作就是《一梦庵风流记》和《影武者德川家康》（后者亦由原哲夫先生进行了漫画化），而前者更是在1989年一举获得柴田炼三郎文学奖。

<<花之庆次>>

作者简介

隆庆一郎(1923—1989)，东京出生。
毕业于东大文学部法语专科。
在学期间师事辰野隆、小林秀雄。
一度从事编辑工作，后于大学担任法语教师。
在辞去了中央大学助教授之后。
用本名池田一郎从事剧本写作。
凭借电影《哥哥》的剧本取得了剧作家协会奖。
84年以《吉原御免状》为处女作

<<花之庆次>>

书籍目录

序第一章 倾奇者第二章 无欲之人第三章 松风第四章 招待第五章 敦贺城第六章 七里半岭第七章 聚乐第(上)第八章 聚乐第(下)第九章 决斗之风第十章 夺心男子第十一章 骨第十二章 女体第十三章 死地第十四章 攻打佐渡第十五章 傀儡子舞第十六章 捕童第十七章 治部(上)第十八章 治部(下)第十九章 入唐第二十章 伽琴第二十一章 伽姬第二十二章 汉阳第二十三章 归还第二十四章 入唐之阵第二十五章 难波之梦第二十六章 夺取天下第二十七章 会津阵第二十八章 最上之战第二十九章 讲和第三十章 风流作者后记译后记

<<花之庆次>>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倾奇者 “倾”，极尽；“奇”，新奇、怪异。

倾奇者——极尽新奇怪异之人。

这个词语专门用来形容那些酷爱奇装异服、喜欢凭借特立独行的所为制造惊人之举的男子。

自很久之前起，这一词语便在我心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位置。

我因为工作上的关系，二十年前与一位关西电视台的导演有所交集。

他是个毫不起眼、穿着随意之人，年龄大概有四十多岁吧。

年纪轻轻却剃了一个罗汉般的大光头，下巴上倒是留着长长的须髯，却是跟他那张滚圆的孩子脸分外相称。

这个无论何时都笑呵呵看起来心情不错的小个子，工作时穿的衣服经常是清一色的牛仔装，偶尔也会穿连身的工作服，这身职员般的打扮与导演这个职位倒也十分合衬。

他虽然水平相当不错，人品看来也挺好，但不知为何就是令人觉得难以沟通，不管是言语还是那漫不经心的态度之中，总是屡屡会产生小小的抵触之感。

老实说对此我有些不满。

若是不能保持良好人际关系的话，工作便不能顺畅地进行下去。

说起来我这个人也有些这样的任性。

因此我寻思着得做一些改善关系的努力，某日对他发出了纯属个人的邀请。

这一天约好了在旅馆的休息厅碰头，我便提前坐在能看到旅馆入口的沙发上等着他的出现。

这是因为，从一个人走进旅馆的举止行为便能大致判断出此人的为人。

终于他出现了。

可以说我是大吃了一惊。

通过旅馆大门、走进大厅后一瞬间停下脚步的他的身影，竟是如此的光彩照人。

如今正在撰写本文之际，将近二十年前的那一幕又栩栩如生地浮现在了眼前。

他身着鲜艳的酒红色天鹅绒三件套，衬衫则是浅褐色，系着一条相同颜色的细皮领带。

看上去个头仿佛像是增长了不少，恐怕是穿了高跟皮靴的缘故吧，靴子同样也是酒红色的。

我的文章只怕是不能正确地描绘出当时他给人的感觉。

读者或许会想象成那种乱七八糟夸张之极的服装吧。

事实并非如此。

位于这一身酒红色服装上的是未着一发、须髯飘飘的达摩般的童颜，完全没有夸张难看的感觉，虽是大异常人，却转而给人以清爽之感，分外漂亮，显而易见是一种大大的“倾奇”。

我仿佛在一瞬间理解了这个男子。

紧接着，一股羡慕之情油然而生。

“真是太棒了。

” 我发自内心地说道。

他露出了直率的笑容。

各位可能会觉得意外的是，这位导演制作的影片画面并非想象中的那么华丽，倒不如说是朴素之极，有时甚至带有灰暗的色彩，然而在那灰暗的画面底下却泛出某种异样的艳丽。

如今的我已然理解，那才是“倾奇者”的究极审美意识之所在。

然而这种暗郁的审美意识很少能被他人所理解，或许正是这一点令他心烦气躁吧。

而这种心情便在人际交往上化为了种种抵触之情，时而又以酒红色天鹅绒三件套的这种方式爆发出来。

我觉得，与他时常挂在脸上的笑容相反，这位导演绝不是个自认为幸福的男人吧。

“倾奇者”在任何时代都不乏其人。

比如在室町时代被称为“婆娑罗”的佐佐木道誉、战国期的织田信长、庆历年间的大鸟逸兵卫、明历年间的水野十郎左卫门等等，数不胜数。

他们往往在拥有了波澜壮阔的人生之后，给后人留下一抹悲伤和飒爽便早早地离开了人世，大

<<花之庆次>>

部分人都不能得享天寿。

对倾奇者来说，这一看似悲惨的结果或许反而是一种光荣的标志吧。

他们也都拥有着高度的文化素养，这种品质虽然有时隐藏在世人看来是粗野不羁的外表之下，但往往又是处在那个时代的文化前端。

他们的人生与凡夫俗子有着天壤之别，正是这种生活不经意间培养出了纤细的审美意识，或许这也是这个族群之内共通的一种“破灭的美学”吧。

最后，我认为他们都受到了世人不当的评价，但或许这正是他们的本意也或未可知。

这样的心境实在是奇妙啊。

然而他们的眼光或许正与世俗相逆，反将此看做是一种荣耀吧。

所谓倾奇者的美学，难道不正是破灭美学意识的最高境界吗？

在我看来，他们无一不是《日本书纪》中描写的素盞鸣尊的后裔。

“故不可住天上，亦不可居地界，宜速往地底之国，即行驱逐而去。

”这便是众神对素盞鸣尊施下的宣告。

“是时长雨连绵，素盞鸣尊结青草以为蓑笠，向众神乞宿。

众神曰，汝乃躬行浊恶逐谪之人，如何向我等乞宿，遂弃而不顾。

是以虽风雨甚急，却不得留憩，备经辛劳降往下界。

”我非常喜欢这句“备经辛劳降往下界”。

学者们在这句话中看到的是一个为人类而苦恼着、堕往下界的神祇，我却只看到了一个真正的男人，并以此为满足。

“备经辛劳降往下界”都做不到的家伙还称得上是男人吗？

而为数众多的“倾奇者”们，不管是否了解素盞鸣尊的事迹，个个都毫无怨言，仿佛心甘情愿地用自己的生涯来实践着风雨之中“备经辛劳降往下界”这句话的真意。

第二章 元欲之人 前田庆次利益（又写作利太），乃泷川左近将监一益的堂兄弟泷川仪太夫益氏之子。

永禄十二年（1569），他被过继给尾张荒子城主前田利久做养子，本来应继承家业，然而在织田信长的命令之下，荒子城却被移交给了利久的弟弟前田利家。

利家是前田家的四子，在那个长子继承的年代，这可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事处置。

非但如此，利久更是遭到了无情的驱逐。

于是庆次年纪轻轻就肩挑起了赡养养父利久一家的重任，从此四海漂泊。

原本他们可以成为利家的食客，但利久想必也不愿接受利家的照顾吧。

而利久的夫人也是对利家怨恨非常，甚至招来了巫女诅咒利家，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使得他们一家更无法在荒子城立足了。

不难想象，这样一个多灾多难的人生开端，对庆次后来那无欲无求的性格该是形成了多大的影响。

日后庆次曾自名为龙碎轩不便斋和谷藏院忽之斋，并号一梦庵主。

有些史学家认为这个“一梦”指的是成为一国一城之主的梦想，但我却认为事实并不会那么简单。

泷川一益乃信长的宠臣。

此人生于甲贺，仿佛生来就该属于战场。

当时使用新式武器铁炮的人还不多，一益却是此中的高手，指挥起铁炮队来得得心应手。

信长虽然被称为是史上最早使用铁炮军团的名人，他的名声倒有几分算是托了这个一益之福。

一益正是凭借这样的才能被信长所看中，每当新的战事发生，他总是充当先锋的角色，无往而不利，可谓是信长军团的杀手锏。

泷川仪太夫益氏则是一益部队中惯打头阵之人，自然也是深受器重的勇猛无比之士。

作为泷川一族之人，他的儿子庆次当然不至于受到信长的排斥。

庆次之所以未能继承荒子城，问题是出在养父利久的身上。

前田利久可以说是生错在战乱年代的治世之人，荒子虽然被称为城，其实军备荒废已久，与其说利久是一介土豪，倒不如称他为一位里正。

<<花之庆次>>

因此疏于武略的利久不得不委身于其他强有力的武士的庇护。

永禄三年（1560）利久在父亲利昌死后刚一继承荒子城，便投靠了那古屋城的林佐渡守秀贞。

这林秀贞本是信长的心腹，原本不该有什么问题，然而在三年前的弘治三年（1557），林秀贞的弟弟林美作守通胜伙同末森城的信长次弟织田勘十郎信行掀起了叛乱，结果在尾张稻生之战中被信长亲手刺死，之后信行也遭到家老柴田权六胜家的背叛而死，至此此事貌似尘埃落定，但信长深知杀弟之恨难消，自此对林秀贞便悄悄存下了戒心。

荒子城的家督继承问题正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

按照当时约定俗成的规矩，养子继承必须得到主君的认可，因此利久理所当然地向信长提出了申请，信长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打算把荒子城从林秀贞的势力范围中夺还过来。

而要达到这个目的，挑选自己的心腹——也就是让前田家的四男又十郎利家来继承最为合适。

现实便是如此残酷，庆次未犯任何过错就这样遭到了信长的嫌忌。

从永禄十二年到天正十一年（1583）的十四年间，庆次和利久一家的足迹在正史或野史上完全没有留下任何的记载。

前田利家在天正九年十月二日初次受领封国，乃是二十三万三千石的能登一国，两年以后的天正十一年，利久一家终于因为落魄潦倒而不得不再回来投靠利家。

但为何不是在利家受封的当年呢？

这其中另有原因。

天正十年是织田信长人生的最后一年，在这一年的六月二日，他在京都本能寺遭到明智光秀叛军猝不及防的偷袭，在大火中自尽而亡。

至于那之后的天下政权推移，史有明载，羽柴秀吉战胜了柴田胜家，将信长的天下占为了己有。

前田利家和泷川一益起初都是站在柴田胜家一方与秀吉作战的，然而利家在贱岳之战后认清了胜家的实力，迅速与秀吉缔结了和议。

而泷川一益则在天正十一年正月伊势的战斗中败于秀吉投了降，运势由此一落千丈，最后同年七月在京都妙心寺剃发为僧，自此不再过问俗事。

<<花之庆次>>

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认为倾奇者都受到了世人不当的评价，但或许这正是他们的本意也或未可知。这样的心境实在是奇妙啊。

他们的眼光与世俗相悖，并将此看作是一种荣耀，所谓倾奇者的美学，难道不正是破灭美学意识的最高境界吗？

——隆庆一郎 云无心以出岫自有一趣。

若心无属于诗歌，月残花谢便也不以为苦。

困欲眠时虽昼亦眠，醒欲起时虽夜亦起。

若无转生九品莲台之欲，便也无堕落八万地狱之罪。

生若尽兴，死也不过寻常事。

——前田庆次《无苦庵记》 在日本历史上，倾奇者与前田庆次始终是一个完整的词组。这位行为艺术家能够在历史的视角下仍旧熠熠生辉，这是别人所难望其项背的了。

——作家 马伯庸

<<花之庆次>>

编辑推荐

“天下御免”的另类男子的任侠与逍遥

破灭美学的极致体验，生存夹缝中的冒险传奇

战国第一倾奇者

<<花之庆次>>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